

父亲体内被点燃的欲望正熊熊燃烧。即使当父亲发现粗糙皮肤的真实主人是他的岳母，他也无法使自己停下来，他的动作在道德与情欲的撕扯中奔向性爱的最后步骤，他感到自己的身体飘浮在幸福的云端，周围一片金光四溢。这是一次属于他的完美的性爱高潮。

文汇·天廷文学奖
入围优秀作品
丛书

蝎



娄歆◎著

父亲体内被点燃的欲望正熊熊燃烧。即使当父亲发现粗糙皮肤的真实主人是他的岳母，他也无法使自己停下来，他的动作在道德与情欲的撕扯中奔向性爱的最后步骤，他感到自己的身体飘浮在幸福的云端，周围一片金光四溢。这是一次属于他的完美的性爱高潮。



文汇·天廷文学奖
入围优秀作品
丛书

蝎



娄歆◎著



文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蝎/娄歆著. - 上海:文汇出版社,2006.8

(“文汇·天廷文学奖”入围作品)

ISBN 7-80741-060-4

I.蝎... II.娄...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6)第084335号

蝎

著 者 / 娄 歆

丛书主编 / 肖关鸿

责任编辑 / 季 元 周小敏

封面装帧 / 王 主

出版发行 / 文匯出版社

上海市威海路755号

(邮政编码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 南京理工出版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印刷装订 / 人民日报社南京印务中心

版 次 / 2006年8月第1版

印 次 / 2006年8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 890×1240 1/32

字 数 / 147千字

印 张 / 7.5

印 数 / 1-6000

ISBN 7-80741-060-4/I.022

定 价 / 20.00元

版权所有 翻录必究

内 容 提 要

我时常在想,男人与女人的确是因为相爱才建立恋爱关系吗?在两性关系中,男人与女人的付出与索取有何不同呢?这应该是一种绝对的偶然,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某种特定的环境中,他与她并不注定相互吸引,但确切是相互需要。他们相互依存、相互利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环境的变迁,这种依存与利用逐渐失去价值的时候,男人与女人建立的亲密关系还能够存续吗?

一个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如果存在与众体不同的经历,那么,他的整个人生注定将会与众体不同吗?这样的不同是否违背了他原本的意愿?他会不会再因为更加不同的经历而与众体融合?抑或,继续与众体不同?

这是一些人与人之间平常的故事,我选择了一条纵向的线,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去发现、去挖掘。迥异的人生,相似的内心世界。

自序

姜 歆

我虚构了一个叫做昌弱的女人。在那些无法安眠的午夜，我想象这个女人与我并肩躺在一张狭窄的床上。她抽着烟，我听见她的声音在香烟忽明忽暗的燃烧间隙飘荡在黑寂的屋内。那是一种迷人的令人心醉的声调。

她向我讲述。说，在她成长的过程中，有着与其他的人不一样的经历，这些经历使她成为一个异端，这并不是她原本的意愿，但她确实沿着这条路前行，她来到这里，来到我的面前，这实际上只是一种绝对的偶然，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某种特定的环境驱使下，她跟我相遇。我们之间并不是注定要相互吸引的，但确切是相互需要。异性间如此，同性间多半也是如此。两个灵魂的相依，只是出于一种利用。当时间改变了环境，当环境改变了心境，相依便开始呈现可笑的一面。

我喜欢她的讲述。就像在一个无边的黑洞里突然看见了一缕亮光，我试图抓住这些光，尽管我并不知道这些光是否代表着某种救赎。于是，我把昌弱的故事写了下来。

我尝试写一种宿命，昌弱、昌弱的母亲、昌弱母亲的母亲都试图掀翻这种宿命，她们以不同的形式对命运进行抗争，但是结束都是无效的，她们终究逃不过命中注定的沉浮。我听见了她

们在与命运的对抗中发出的声音，是一些痛苦的呻吟抑或狂喜的喘息——她们的孤独、她们的期盼、她们的失望、她们的绝望，以及她们最后的灭亡。

我迷恋这些声音。

目 录

蝎

第一章	伟大的爱情告白	1
第二章	鹰眼女人	8
第三章	妖女的微笑	25
第四章	不朽的仇恨	33
第五章	意外死亡	46
第六章	看电影	55
第七章	成长的烦恼	62
第八章	偶然	70
第九章	身份	79
第十章	意外	85
第十一章	不能再	94
第十二章	一起去远足	105
第十三章	影像的秘密	115
第十四章	背叛的与被背叛的	131
第十五章	乳房.....乳房.....	147
第十六章	对疾病的恐惧	159
第十七章	爱情	166
第十八章	美发大赛	178
第十九章	病患	183
第二十章	手术之后	192
第二十一章	幻灭	206
第二十二章	绝望的绝唱	221

第一章 伟大的爱情告白

1

我们知道,一个女人的容貌在她自己的眼里,总是呈现“衰老——年青——衰老——年青……”这样一种变化,就像面对若干哈哈镜,女人在不同的镜子前会看到不同的自我。我们通常会站在一个遥远的角落里观望,看女人面对自己时而衰老时而年青的面貌所产生的不同情绪的变化,因为女人对自己容貌的过份关注,总是令人发笑的。

而现在,我们在这个角落,看见一个叫做昌弱的女人,正认真地从镜子里审视着自己。

理发师纤细的手指游走于昌弱的发间。



理发师不停地问,你确定你要剪吗?

昌弱回答说,是的。

头发随着剪刀移动的节奏在空中飞扬起来,然后在空气的阻力作用下徐徐降落。昌弱被自己身体淘汰的一部分所创造的景象惊呆。似乎是被剪掉的头发本身尽可能地减慢下坠的速度。黑亮的发丝在空中缓缓地飘,你几乎可以听到它们细细的哀诉,如此美丽,如此凄酸。就像一曲即将跳到尽头的舞蹈,在结尾的时候总是显得漫长而又忧伤。

昌弱妒忌得几乎想让理发师停下来。她无法忍受“被她抛弃的”依然如此迷人。“被她抛弃的”应该永远只能以一种乞求的姿态仰视她。然而,在此刻,“被她抛弃的”反而超越了她所赋予的美丽,“被她抛弃的”因为离开她而更加美丽。埋藏在昌弱内心深处的怨愤被映在她瞳仁的画面点燃了,她的身体本能地产生了被背叛后的颤动。

突然,昌弱发现了纤细手指的存在。纤细手指在一簇簇黑发中快速舞动。昌弱意识到,“被她抛弃的”的美丽是由纤细手指赋予的,在纤细手指移离的空间里,“被她抛弃的”只是一堆被她抛弃的废物。这个发现让昌弱兴奋无比,因为她的头部正被纤细手指温柔地抚摸。她沉溺于纤细手指使她绽放的光泽中,她把这看做是爱情的前奏,只有伟大的爱情才具备创造美的能力。

可是,纤细手指抚摸她的原因却仅仅是因为工作。

纤细手指解开围在昌弱颈部的围裙,然后抓住围裙抖了抖,碎发便从围裙上掉了下来。

纤细手指继续在昌弱脸上来回游走，以拭去粘在她脸部的碎发。可碎发很是固执，强烈地依附着她，于是纤细手指加重了力度，然而碎发依然紧紧地粘着昌弱的皮肤。昌弱深深为这一景象感动，她把理发师为她拭去脸上碎发的这一行为视为爱的抚摸，理发师完全可以不用管那些碎发，自围裙被解开的那一刻，理发师的任务就算完成了。但是，理发师仍然继续擦拭着。理发师的抚摸时重时轻，时缓时急，就像一曲用触觉编制的爱情告白。

2

在这间窄小的房屋里，唯一的光源是来自门梁上那扇窄小的天窗，没有灯，光线很暗。屋内放了一张小床，床的对面放了一张硕大的梳妆桌，桌上立了一面很大的镜子，几乎是一堵墙的整个面积，大得与这个房间极不相称。

这是一个明媚的初春，这是昌弱认识理发师第二个礼拜后的下午，我看见昌弱洁白的面颊出现在理发师屋内的大镜子里。

此刻，昌弱就像一个被判了刑的罪犯等待着理发师的行刑。

理发师的手迅速在昌弱的头上移动，剪刀折射出的太阳光线幽灵般地闪烁着，嚓嚓的剪发声回荡在这间原本寂静的小屋内。

几分钟后，昌弱看到了自己全新的形象。她的目光停留在镜子里的影像上，她呆呆地欣赏着自己的美。

昌弱满怀感激地拉着理发师，吻他，吻那双手，吻赋予她美丽的那双手。她把理发师的纤细手指放在自己的脸上摩挲，她



发了疯似的在那个狭窄空间里大叫：“这是双多么神奇的手！这是双多么神奇的手！”她把这双手移到她的脖子，她的肩头，她的乳房，她平坦的小腹……她感到她的全身就像被镀了一层金子一样奕奕生辉。

纤细手指在她的身上不停地摩挲着。

理发师的唇落在她的面部，颈部。

理发师尖利的牙齿撕裂了她的衬衫，她的乳罩，她的裙，她的内裤。昌弱就这样在理发师的撒扯下享受着衣衫离她而去所产生的快感。她赤裸着身子躺在床上，接受纤细手指粗暴的抚摸。这一切都让她感到无比兴奋。理发师用牙除去她的武装，而不是用手。他的手始终在她的身体上抚摸。他的手始终在跟她做爱。她感到似乎不是跟具体的一个人做爱，而是在跟一双手做爱。这个没由来的想法刺激着昌弱的神经，并迅速将她推向高潮。

你可以想象虫子咀嚼嫩叶的声音弥漫在雨后宁静的空气中是多么温柔、多么温馨吗？而此刻，在这间屋内，虫子的咀嚼声被一种轻细的摩擦声所替代。——那是由两只手发出的摩擦声。理发师与昌弱并肩安躺在这个寂静的空间里，昌弱将理发师的手握在自己的手内，她借着微弱的光线看到纤细手指上沾染的血光。这刺眼的血红似一团烈火在昌弱手里燃烧，并迅速蔓延到她身体的每一个细胞。

昌弱瞬间被烧得通体发红。

而理发师似乎在沉睡，可以听到他均匀的呼吸，一起一伏就像在哭诉，这让昌弱感到难过，仿佛是她诱奸了他。

诱奸。通常我们会把这个词用在男人对女人不道德的性侵犯，特别是成年男人对无知少女的侵害。此时，昌弱想起了这个词。这个词使她联想到电影里猥亵的镜头，她看到一张被灯光照得发绿的脸，这张脸在摄影师的加工下面目狰狞，这张脸不停地向她逼进，欲与她的脸重合。昌弱感到自己的确具有那样一张令人恐惧的面容，她想起在她大叫时理发师目光里流露出的疑惑。脸在她与他做爱时背叛了她，它在她与他爱得最彻底的时刻像一个小孩恶作剧般的溜了出来，它拦在她与他之间，它使他害怕，它同样使她害怕。昌弱无法使自己停止对那张脸的想象，她越是告诫自己立刻停止幻想，越是无法停止幻想。她感觉自己像娼妇一样用下流的手段在他不情愿的时刻占有了他。

昌弱感到愤怒。

昌弱在愤怒中开始悲伤的哭泣。

她不停地哭，泪流满面，却不允许自己哭出声来，这艰难的压抑使得她更加痛苦。

理发师似乎继续在沉睡。

“你怎么了？”理发师还是被她强烈的抽搐惊醒。

“你怎么哭了？”理发师吃惊的看着她。

她还是在哭。

“哦，我的孩子！”理发师搂着她：“别哭了，别哭了……”

3

外祖母就像一把上了膛的机关枪，只要有人稍稍扳动扳机，



尖锐而刻薄的咒骂便像子弹一样飞涌而出。

昌弱孑孓地站在门外，她听见那些子弹愤怒地射向阁楼。她惧怕外祖母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她的父亲同样惧怕。父亲似乎是个哑巴胎，昌弱打记事起就从未听他说过一句完整的话，他总是将声音咽在喉咙深处含糊不清。外祖母厌恶父亲是个哑巴胎，父亲的沉默常使他的岳母暴跳如雷。

昌弱站在门外浮想联翩。她想象父亲在阁楼铁门的另一侧躲避着鹰眼的逼视，父亲一定藏在阁楼。阁楼对于外祖母来说是家里唯一不愿闯入的禁地，外祖母说阁楼里住满了幽灵。外祖母惧怕阁楼就像父亲与昌弱惧怕她的眼睛一样。

外祖母的鹰眼能看穿一切，昌弱害怕自己已不是处女的事实被外祖母识破。昌弱没有母亲，昌弱跟外祖母与父亲一起生活。外祖母在昌弱很小的时候就告诉昌弱女人在婚前要懂得自爱，要懂得自守。所以你可以想象外祖母知情后的气极败坏。昌弱将外祖母的教条谨记在心，她像遵从法律一样坚守着外祖母的教条。但是昌弱最终还是屈服于内心的诱惑，在这个春天与她固守了多年的教条告别。

昌弱嗅到全身弥漫着一股熟悉而又陌生的体香，那是理发师身上浓厚的古龙水味道。香味似乎透过她的皮肤沁入了她的肉体，余留在她身上久而不散。昌弱感到理发师在自己身上刻了一个清晰的形象，她看见自己映在地上的影子画下了理发师的像。

一种迷离式的恐惧让昌弱狂躁不安，她徘徊于门前犹豫不决，她不知道自己是应该按门铃或是敲门或是用钥匙开门，她不

知道进门的时候应该先迈左脚或是右脚。她站在门外思考了很久，她在设想出一套看起来衔接很自然的流程后举起了右手，她把食指放在门铃上，可她发现自己全身僵硬根本无法按动门铃。

凝结已久的空气终于被搅碎。伴随着苍老而又愤怒的开门声，外祖母犀利的鹰眼像闪电一样出现在昌弱面前，鹰眼的深处似乎有一团火正在燃烧，鹰眼的主人用一种威严的口吻质问：“你怎么这么晚才回来？”昌弱支吾着进了门，在鹰眼的注视下宛若一只老鼠匆匆溜进了浴室。哗哗的水流声很快就将外祖母的满腹牢骚淹没，浴室里顿时雾气蒸腾。在深白色的浓雾里昌弱疲惫地坠入浴缸，她感到自己像一根被砍伐的孤木在水中迷茫的飘浮。



第二章 鹰眼女人

总有一些事情我们无法按照常理来解释,比如你也许会在空中看到一些奇异的发光物体。聪明的人类不断探索着这些怪物的奥妙,但是至今仍然无人知晓这些怪物的秘密,于是我们将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名字赋予它——不明飞行物。就像人类的智慧不足以解释位于空中的发光物体一样,昌弱的智慧无法解释为什么一群蚊子能够在这个寒风延连的初春重新绽放生命。这些渺小的不明飞行物在午夜惊搅了昌弱的睡眠,昌弱不能安睡,她点亮房间里所有的灯以寻找不明飞行物的踪迹,结果一无所获。不明飞行物仍然唱着它们快乐的歌谣。它们的声音此起彼伏就像在互相表露爱慕,又像是交配时发出的爱的呻吟。昌弱在惨白色的灯光里感到一种近乎透明的忧伤,这忧伤中潜藏着一个古老的隐喻,她的思绪一路狂奔追溯到隐喻的源头,她看到

了家族的历史像繁花一样在她面前灿烂的绽放。

1

一股木头的清香夹杂着男人的汗臭将空气中弥漫的浓厚灯油味道快速地向推进，她看到一只巨大的手，手腕被藏青色的衣袖紧紧裹住，袖口粘着的淡黄色木屑在油灯的照射下忽明忽暗，巨手与她靠得越来越近，最终停留在红绸的一角。红绸盖在她的头上，她感到红绸在巨手的牵引下慢慢滑落。

她的脸暴露在一个陌生的男人急切注视下。她害羞地展开她那双鹰一样的眼睛，在幽暗的灯光中仔细辨认映在瞳仁深处的影像。

鹰眼女人注视着男人。这个由她父亲作主把她嫁到离家百里之外的陌生地并将与其共渡一生的男人，这个男人的皮肤是暗黄色的，眼睛明亮而又深邃。这个男人硕大的双脚装在黑面白底鞋里，这个男人的双腿被藏青色的棉布裤裹住，这个男人上身穿着藏青色的棉布外衫。

鹰眼女人的注意力最后被男人一头蓬乱的头发所俘虏。那头乱发就像一朵云，鹰眼女人设想驾着这朵云飞上天空，男人惊觉她的离去慌乱不堪，他若夸父追日一般在地面狂奔，他奔至悬崖放声大哭，她在他的哭声中像仙女下凡落在他的面前。

一阵刀割般的疼痛截断了她的思路。男人粗糙的巨手在她的颧颧来回游走，就像一把锉刀磨琢着她。一遍一遍，直到雪白的肌肤挂满了血丝。



男人是个木匠。

男人的巨手移向她精巧的盘扣，盘扣牢不可破，就像一个尽责的士兵在自己的岗位上誓死坚守。男人像一只失去了耐性的猴子一把扯开了她的衣衫，他看见绣着荷花图案的红色肚兜惊恐的紧贴于她的身子，他在她慌乱的鹰眼里看见自己欲火焚烧。他扑向了她。她的喉咙深处发出一声恐惧的却异常撩人的呻吟，他企图在她的呻吟中迅速占领她。可她却像沉睡已久的精灵突然惊醒，不顾一切的从男人的巨手里抢回失陷的身体，她左躲右闪，她希望能够摆脱他。

她没有想到，她的抵抗惹恼了他，他像一头愤怒的公牛撕扯着紧附于她胸前的红布，而她的双手则死死拽着红布，就像拽着最后的命脉。红布就这样被两股巨大的反作用力牵引，最后在清脆的撕裂声中破碎。

男人的巨手终于离开了她，但很快，男人的巨手又折了回来。男人的移离只是为了从身上退去裹着自己的衣裤。男人就这样以赤裸裸的肉体面对同样赤裸裸的她，并且更加粗暴，更加有力的强占她。他俯在她的身上，将她护在胸前的双手挪至她的头顶，在不断晃动的朦胧的煤油灯光里，他惊异于她的胸部生长的两个白面馒头，一大一小，并散发着阵阵迷离的香气。香味强烈地诱惑着他，他在香味的引诱下大口大口地啃咬着，体内一阵风起云涌。

鹰眼女人死咬着嘴唇不许自己的泪水越过眼眶的界线，她在男人酣畅的低喘声中责怪自己的无能，他在他的身躯下渺小得像粒黄豆，她只能委屈自己随着他的意志向前滚动。他控制